

評林聖揚教授的畫圖

虞君質

——祝一個「象徵的抽象主義」的誕生

在「現代畫派」這一學術性名詞之下，包括了各式各樣的繪畫藝術表現。西洋畫派自達達派倡導破壞形式以後，服膺這一革命理論而興起的世界畫家們，派別林立，主義繁複，幾令學者目迷五色，無所適從。而在東方研究西畫的學人們，年來震驚於西洋抽象主義的風起雲湧在模仿追隨，竭蹶以赴的情形下，因了藝術傳統的不同及民族習性的殊異，終感事倍功半，力不從心之苦！當然，這其間自不乏卓然有所自樹的少數作者；但在另一方面，抽象藝術之始終未被普遍的了解與接受，也是一個有目共觀的事實。以上云云，是我對於當前藝術風氣的一點感想，但自從前天看過林聖揚教授窮數年精力完成的一批創作以後，我的眼前忽然一亮，我在欣賞讚嘆之餘，打算把他的新作歸到「象徵的抽象主義」(Symbolical Abstractionism)一類裏面去。這個新主義的名詞是我創的，並非稊販的泊來貨色。雖然西洋的繪畫主義已經够多了，但我們東方人也湊上一個，不使日本的「浮世主義」專美於前，想亦為林教授及藝術同道所默許的吧？

繪畫首先要解決的是畫因(Motive)，林教授心目中的畫因已經大大地超出了東西方傳統的人物、風景及靜物等等，他在更自由而更直接地發揮他的天才的當時，從西洋畫的銀鍊開始，遇到了東方民族保有的更有生氣的偉大畫因，這便是中國國劇的故事同傳說。林教授從自己的立脚點出發，綜合運用了現代畫壇的豐富經驗，在色的排列、綫的蘊藏、乃至形的變動上予人以目眩心醉的抽象的構思。他的畫在抽象的表現上有二特點，一是充分使用自動性的技巧，隨處破壞，隨處建設；二是繼承了國劇色彩的優良傳統，展開了一大片光華燦爛的色覺世界！有些地方甚且饒有一種可喜的雕版(Engraving)的趣味，這當然根源於立體主義的分解與構成了！

如衆所公認，國劇從來便一種象徵性的民族藝術，而所謂「象徵」這一名詞的解釋，不外是用感覺的、具體的符號(Sign)，去表理或暗示精神上的抽象觀念。再則既言象徵就天然不要去注重客觀對象的描寫，要以敏銳的神經及官能作為基礎，努力於情調象徵化的表現。林教授作到了這一點，他的作品一方面是象徵的，一方面運用了抽象主義的表現技巧。看了他的畫，你將更會了解繪畫所給予你的不是知識(Intellection)，而是「喚起作用」(Evocation)。這也就是說：他的畫是「感」的藝術而不是「知」的藝術。誠如比利時的梅特林克(Maeterlinck)所說：「真理不在明瞭的地方，乃是由一種朦朧的神秘的感悟得來！」由感悟得來的真理，才是藝術的美的真理！

在民族精神的發掘與塑造上，林教授的膽子是一條可以走得通，而且可以走得好的路。謹以此文紀念這次林聖揚教授的畫展，並順祝一個新興的「象徵的抽象主義」，誕生在東方文藝復興的前夜！

藝壇動態

國立藝術學校音樂科主任申學庸女士的獨唱會，於五月十六日假臺北市國際學舍舉行。

菲律賓華僑美術協會回國展覽觀光團美展，於五月十一日假臺北市中山堂展出，十七日在臺中市展覽。

師大藝術系教授林聖揚畫展，於五月八日至十日假臺北市中山堂集會室展出。

國立歷史博物館於六日起舉辦，溥心畬先生書畫特展二週，展出溥氏數十年來精心佳作三百七十七件，包括山水，人物，花鳥，書法等。